

第十三回 玉姐燒香卜舊事

詞曰：

孤枕雙眉鎖，多愁只為情。昨宵癡夢與君成，及醒依然衾冷伴殘更。此苦誰堪訴，寒燈一盞迎。賭將心事告神明，誰曉神明早把眼兒瞪。

右調《南鄉子》

卻說絳玉同邢宅家人至他家中。邢公子見家人帶絳玉來，連連責家人道：「我只說他夫人不肯，還要費口舌、動干戈，故不曾吩咐得你們。哪知一去就帶人來？你們難道不知家裡大娘利害！怎麼不先安頓個所在，再來報我，卻就帶進家中。怎麼處？快與我帶進書房藏躲，待晚上再悄悄領她別處安置罷。」家人忙來帶走。絳玉不肯走，邢公子自己下來扯她。絳玉一把攔住他衣服，喊道：「今日不是你，就是我。你來！你來！」眾家人見她扭住主人，齊來扯開，絳玉大喊。

內裡韓氏聞得喊叫，驚得飛滾出來。一見丈夫抱住一個美貌女人，大吼一聲，跳上前來將公子方巾一手揪來，扯得粉碎，把公子臉上披一個不亦樂乎。那些家人驚慌，俱各沒命地跑個乾淨。公子見韓氏撞見，早已驚倒在地。絳玉卻走向前，扯著大娘跪下哭道：「望大娘救小婢子一命。」韓氏道：「你起來對我講。」絳玉不以實告，只說道：「妾是定海祝秀才妻子。因出來探親，為某官人半路搶來。今某官人已死，他夫人就要嫁我。我實拼著一死，討一口好棺材。如今被公子劫來，我總是一死，不若死在大娘面前，省得又為公子所污。」

言罷，就要觸階。韓氏忙忙扯住道：「不要如此。有我做主，他焉敢胡行。待我慢慢著人尋覓你丈夫來帶你去。」就指著公子波羅揭諦的罵個無數，還險些要行杖。公子縮做一團，蹲在地上，哪裡敢出一聲，只是自己殺雞，手作狗停的拜求，韓氏才不加刑，還罵個浪淘沙找足，方帶著絳玉進內，不許公子一見絳玉之面。

過有一月，絳玉偶在後園玩耍，恰好公子從後門進來。絳玉瞧見，恐他又來胡為，嚇得紅著臉、急奔進內。正遇著韓氏走來。韓氏道：「你為何臉紅，又這等走得急劇？」絳玉尚未答應，公子也走到面前。韓氏大疑，遂與公子大鬧。卻將絳玉剝去衣服，一一個臭打。二人有口難分。絳玉到晚就去上吊，卻又被人救活。韓氏道：「她拿死嚇我！」又打有四五十下。就叫她與丫頭輩一樣服役，卻自己帶在身邊，一刻不離。晚間定交與一個丫頭同睡，一夜也喚她一二十次，若絳玉偶然睡熟不應，自己就悄悄下牀去摸。若公子在房與韓氏同宿時，絳玉才得一夜安靜睡覺。

然絳玉雖受韓氏磨滅，倒反歡喜。她喜的是韓氏看緊，可以保全身子，所以甘心服役。只恨落在陷阱，不知終身可有見祝郎的日子。又念著小姐，時時傷心，望天禱祝。光陰荏苒，條過四個年頭。韓氏見她小心勤力，又私自察她，果然貞節。就心生憐念，比前較寬，不叫她服役，也不似以前那樣防她。

一日，韓氏偶然一病。吃藥禱神，無般不做，又許了碼頭上關帝廟願心，果然病勢就漸漸痊好，調理幾天，病已痊癒。韓氏要到碼頭上關帝廟還願，備了牲禮香燭。遂帶著絳玉與兩個丫頭，一同至關帝廟中。韓氏燒香拜佛，禱祝心願已畢，絳玉也去磕個頭，私心暗祝道：「若今生得於祝郎相逢，關老爺神帳飄起三飄。」才祝完，就見神帳果然飄起三次。絳玉心中暗暗歡喜，連忙再拜，感謝神明。韓氏不知其故，問絳玉道：「信也奇怪，今日沒一些風氣，神帳怎地就動起來？」絳玉含糊答應：「神聖靈顯，是大娘虔心感應之故。」韓氏點頭，遂領著絳玉眾人滿殿遊玩。

絳玉陡然見壁上詩句，逐首看去，看到第二首、第三首後面寫「定海琪生和題」，心下吃了一驚，暗暗流淚道：「祝郎原來也至此間，可憐你我咫尺不能一見。怎詩意這等悲愴？難道揚州之事，還不曾結？」從頭看到完又想到：「輕煙、素梅既在一處和題，詩中又各發別離思想之意，三人卻似未曾會面一般。祝郎前一首詩，又像恨負他的一般，這是何說？」

猜疑半晌，見桌上有筆硯，意欲和他一首，透個風信與他，好使他來找尋。又礙著韓氏在面前，難於捉筆，不覺垂淚。韓氏見她流淚，問道：「你為何事流淚？」絳玉情急，只得說道：「偶見妾夫詩句，故此傷感。」韓氏驚訝道：「既是你丈夫在此，料然可尋。你怎不對我講，徒自悲傷？待我回家著人打聽，叫他來帶你回去，不必苦楚。」絳玉聞言感激，就跪下拜謝。韓氏忙忙扶絳玉起來，著實寬慰一番。絳玉見韓氏如此賢惠，料不怪她，就在桌上提起筆來和詩一首於壁上。其詩道：

一入侯門深似海，良宵挨盡五更啼。

知君已有知心伴，空負柴門煙霧迷。

定海平氏侍妾絳玉和筆

絳玉和完，放下筆來。韓氏雖不識字，見她一般也花花地寫在壁上，笑道：「你原來也識得字，又會做詩！」因一發愛她。耍了一會，動身回家，韓氏果遣人城內、城外去尋琪生。誰知琪生已同鄒公回家，並無一人曉得。絳玉聞琪生無處訪問，內心只是悲咽。每每臨風浩歎，對月吁嗟。正是：

十一時中惟是苦，愁深難道五更時。

再說琪生與鄒公同尋雪娥小姐與素梅、輕煙。祝琪生改名張瓊。一路夜宿曉行，依舊來到定海縣。先到鄒公家裡，只見門庭如故，荒草淒涼。那些家人半個也不在，只有一個年老蒼頭還在後園居住。見主人回家，喜不自勝，彎腰駝背地進來磕頭。鄒公叫他扯去青草，打掃一間房屋，二人歇下。

鄒公看見一幅大士還掛在上面，哭向琪生道：「記得那年請賢婿題贊，我父女安然。豈知平地風波，弄得家破人亡。我小女若在，怎肯教大士受此灰塵？」遂一頭哭一頭去替大士拂拭灰塵，心中叫道：「大士有靈，早教我父女相會。」琪生也哭個不住。

少頃，只見那老蒼頭捧著幾碗稀粥走來，與二人吃，蒼頭就站在旁邊伏侍添粥。偶然問道：「老爺與祝相公，可曾遇見素梅姐麼？」二人聞說，忙放下碗問道：「她在哪裡？」蒼頭道：「她從去年臘月到此告訴我說：『受了多少苦楚。』她從北京出來，要尋祝相公，在路上又受了多少風霜方能到此。她卻改了男妝，一路賣畫而來。住在這裡好幾個月，日日出去討祝相公，見沒消息，

到北京看什麼平小姐。故此從十月二十七日就起身去了，到今日將近有十餘天光景。難道不曾遇見？」二人問道：「她可曉得小姐在何方呢？」蒼頭道：「她卻不曾細說，是我問她，只說道：『小姐被強人搶去。』」二人苦道：「她原與小姐同被搶的，怎說這團圍話？她又怎地卻在北京出來？我們只怨命薄，不得遇她討個實信。怪道她詩上說『手抱丹青顏面改』，原來是男妝賣畫。」二人煩惱，整整一夜不睡。

次日，祝琪生到自己家中去看父母。走到原居，卻是一塊白地，瓦礫、灰糞堆滿。心內大驚，悄悄去問一個鄰人，才知父母為他陷害，不知去向，強盜劫獄，房屋燒光。哽哽咽咽，仰天號哭，只得再至鄒公家，向鄒公哭救。正是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訴斷腸人。

鄒公勸道：「令尊、令堂自然有處安身，你縱哭無益。我與你還去尋訪，或者有見面之日，也不可。只是我小女被盜劫去，身陷虎穴。她素性激烈，倒恐生死難保。我甚慌張。」說罷也悲悲感感，哭將起來。二人心中苦楚哪裡寫得盡。

祝琪生又悄悄去看婉如小姐，指望見她訴訴苦。哪知平家在房俱是別人的。訪問於人，俱說遷往京中多時。一發愁上加愁。再去訪輕煙信息，也無音聞。去候好友鄭飛英，全家皆在任上。處處空跑，一些想頭也沒有。絕望回來恨不欲生，對鄒公道：「我們在家也沒用。老父、老母又不在，小姐、素梅又不見。我方才求得一籤在此，像叫我們還是去尋的好。」就將所求籤詩遞與鄒公看。那籤詩道：

勸君莫坐釣魚磯，直北生沒信不非。

從此頭頭聲價好，歸來方喜折花枝。

鄒公看了道：「這籤甚好。」祝琪生道：「揣籤意，卻宜北去。難道又進京去不成？」鄒公道：「凡事不可逆料。或者尊翁、令堂見賢婿不在，竟尋進京去，也不可。而且素梅又說進京，小女亦在京中也未可料。我們不免沿路細訪，倘然遇著素梅也就造化。」祝琪生心中也道：「進京兼可探聽婉如小姐與絳玉姐信音，更為一舉兩得。」二人次日遂動身又往北上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鄭飛英在雲南任上，做了三年推官。嚴嵩怪他沒有進奉，誣他在任貪酷，提進京勘問。幸虧幾個同年解救，才削職為民，放他回去。此時飛英已至淮安，聞赦到，遂回家眷在淮安轉船回家。他見嚴嵩弄權，倒不以失官為憂，反喜此一回去，可以訪求琪生，送婉如小姐與他親成。

一日，船到常州府。泊船碼頭，買些物件。他因是削職官員，一道悄悄而行。這常州知府，飛英相厚同年，回去來拜一抽豐鄉親。鄭飛英偶在船艙伸出頭來與一個家人說話，被他看見，登時就來拜候。飛英倒承他先施，怎麼不去回拜。那同年就要扳留一日，意思要飛英尋件事去說說，等他做情。哪知鄭飛英為人清高，不屑如此。因情義上不好歉然而去，遂住下與他盤桓一天。

這婉如與夫人們在倉望著岸上玩耍，見對面一個廟宇，甚是齊整。夫人問小廝道：「這是什麼廟？」小廝道：「是關帝廟，好不興旺。」夫人遂對婆婆道：「我們一路關在船艙，好生氣悶。左右今日是不動身的，平家小姐又終日愁容不解，我們又難得到此，大家下船，去到廟中看個光景。」太夫人道：「我年紀大，上船、下船不便。你與平小姐上去，略看看就來。」夫人就同婉如上岸，行至廟中。

不知進廟來怎麼玩耍？再聽下回分解。